

神笛女侠

上

金唐 著 ● 长春出版社



神 笛 女 侠

(上)

金 唐 著

长 春 出 版 社

神 笛 女 侠

(下)

金 唐 著

长 春 山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非非古洞，是百年来震撼武林的神秘洞穴，藏有稀世珍宝和“少阳神功秘录”。为惩恶扬善，承继先辈宏志，神笛女侠与武林二圣无相禅师、绝尘神尼和凌波一燕、田家兄妹等奇侠勇士于黑道霸主梅掌散人、三大堡、三大门、阴山派、地煞帮等厮杀拼斗，展开了一场血腥大搏杀……

亲亲仇仇终有结，武林叛逆张义杰被碎尸万段，少阳神功秘录回到正义手中；武林奇人盖世绝伦的少阳神功、摄人心魂的男女亲情，恩恩怨怨令人心动泪下……

小说情节曲折，人物逼真，人情味浓郁，武打描写传神。

神 笛 女 侠

金 唐 著

责任编辑：张樱

封面设计：王爱忠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重庆路40号)

长春出版社发行
吉林市江城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1991年2月第1版

印张：20.5 插页：2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457 000

印数：1—30 000册

ISBN 7—80573—396—1/I·68

定价：9.50元

目 录

(上 册)

第一章	紫衣少女神笛悠悠.....	1
	英俊少年初试锋芒	
第二章	神秘老者出手不凡.....	12
	黑衣怪人一身轻功	
第三章	蒙面人夜扰空净寺.....	87
	忆过去方知昔日情	
第四章	万博晓通天又晓地.....	133
	伦少年荒林险象生	
第五章	梦娇女哭寻师兄弟.....	180
	震伦遇难下落不明	
第六章	蒙面奇人招式凶猛.....	207
	紫衣少女笛招凌厉	
第七章	凌波一燕剑气森森.....	247
	巨蟒逼人咄咄胆寒	
第八章	阴风掌声名震武林.....	283
	兄妹俩脱身难上难	

(下 册)

第九章	神女侠大战黑帮主 方含国劫持凌波女	327
第十章	凌波女暗遭阴风掌 寒岩洞震伦遇险情	358
第十一章	凌波女亲赴松竹庄 田震勇急智救亲兄	416
第十二章	方含国绝命崖逼人 一少女寒岩洞救命	459
第十三章	凌波女得救见春日 田震勇林中遇帮主	481
第十四章	太极狂叟暗中使招 绝命崖上各方搏斗	497
第十五章	田震勇林中遇芙蓉 众师兄化险喜相逢	516
第十六章	各路人纷抢秘洞图 田震勇用计轻取胜	549
第十七章	武林人星夜赴秘洞 兄妹俩洞中撞仇人	584
第十八章	碎尸万段梅掌散人 亲亲仇仇终将有结	622

第一章 紫衣少女神笛悠悠 英俊少年初试锋芒

纤云弄巧，飞星传韵，银河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更胜却人间无数。

凝眸长天，碧空如洗，皓月当空挂。想今朝，牛郎织女会佳期。

一紫衣少女横笛吹奏，似水清音，使人如坐轻拂春风之中，飘入物我两忘之境。

一少年陶醉于悠悠笛声之中，心中暗道：“梦娇妹一支神笛，真可谓古今绝响啊！她也真美，可谓神韵绝佳！”

袅袅尾音过后，紫衣少女收住神笛，侧身望去，只见那少年双目含情，如醉如痴。她微微一笑，娇声道：

“伦哥哥，你听我的笛技如何？”

少女的发问，才使这位少年醒过神来，忙答道：“甚好，甚好。”

紫衣女轻轻抬步走到少年身旁，含情脉脉地说道：

“伦哥哥，你知道吗，今日是七夕，牛郎织女相会的佳期……”

没等少女说完，忽听林中一声惨叫。这双少男少女忙收神凝气，同时腾空而起，从小楼阳台疾飞往惨叫之处。在一片矮小的丛林中，只见一个和尚倒在地上，并已气绝身亡。

“啊！原来是……”少年惊呼着，忙伏身将死者的僧袍解开，定眼一看，死者贴身袈裟的口袋已被人撕破，有一部袖珍本《达摩经》滑了出来。

紫衣少女也伏身仔细检查死者的衣物，她见裂痕犹新，沉吟一下，低声道：“伦哥哥，以小妹意度，明空师兄必携有书函之类，密藏于贴身衣袋之内。一定是被人给翻走了……”她望了那少年一眼，又道：“依小妹推论，有人中途劫杀，个中情景，绝非寻常，必有蹊跷……”

还没等紫衣少女说完，一声冷笑传入两人耳中。这一双少男少女，吃了一惊。他们同时纵身跃起，双双疾扑发声之处。落地之后，展开“移形易位”轻功，眨眼间绕林三周。可是，连一个鬼影儿也未见到。可见发出冷笑之人，身手不同寻常。

那少年欲出林追赶，却被紫衣少女一把拉住，说：“且慢，明空师兄遗体，不可无人看守。”

于是，两小很快返回阳台。他俩一来一去，不过瞬息之间，可就在暂短的一瞬，又出怪事——明空和尚的双眼已被人挖去。鲜血淋漓，惨不忍睹。

那少年一见此状，只气得五脏欲裂，一声长啸，只震得翠竹摇荡，落叶纷纷。紧接着是一式“旱地拔葱”，跃起四丈有余。在空中运一口真气，腰一挫，两腿微分，一式“登云接月”，又腾高一倍。虽已凌空八丈，可并没有立即落地，他稍一转身，施出上乘轻功中一式绝招——“万手千挂悬天”，

四肢下垂，直挺挺地悬在空中，如同钉钩挂的一般，纹丝不动。

少年俊目如电，开合之间，精光四射，直向田野，方寸不遗，仔细搜索。只要一有人影出现，他便会扑身追去。

但他失望了。宁静的夜的谷，悄然无声。似万物均已沉睡，没有半点流动的影像。他正在犹豫，不知该向何处追踪，忽见身侧微风一荡，连忙转头望去，正是紫衣少女矫健的身影。

少年心里十分佩服。一年不见，她的轻功又有了突飞猛进，翻上来连半点声音全无。他未及开口，那紫衣少女已挽住了他的右臂，轻声道：“早已离去，别再望了，下去吧！”

那少年对他这位娇妹，真是依顺得很，一回头，二人并肩落下。如枫叶落地，倏然足落阳台。

少年又望了望那死去的师兄，惨然泪下。“英雄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虽是师兄弟，但他们却情同骨肉，何况这少年，从小就是由他这五位师兄带大的啊！

一声长啸，少年豪气大发，朗朗自语道：“暗中杀人，已违武林规矩；毁葬挖目，更为江湖大忌。杀人不过头点地，如此斩尽杀绝；可谓人神共愤，天理难容！我田震伦，若报不得师兄被害之仇，誓不为人！”他神情激昂，突然猛抬右臂，向小楼左前方五丈处一株参天巨松，呼的劈出一掌。但听咔嚓一声巨响，那巨松拦腰折断，倏然倒下，只震得枯叶狂舞。田震伦心中怒气仍然未消，还欲再劈一掌，却被这位叫梦娇的紫衣少女拦住，道：“伦哥，现在发怒无用。明空师兄的遗体，但不知你如何处理？”

田震伦已是满腔愤怒和悲痛，经梦娇少女这一问，一时

竟想不出如何安排，于是他反问梦娇道：“娇妹，你看怎样处理为好？”

梦娇少女见她的伦哥哥向自己求教，遂看了他一眼，轻声说道：“若以小妹主见，这事当然应该让师父他老人家知道，不过……”她微顿了一下，接下去道：“不过师伯和师父，正在闭门练体，为期三年。距期满尚有三月。明空师兄的凶讯，若这时稟于他们，是否对练体有所妨碍？”

田震伦听他娇妹如此一说，回道：“五师兄遭人暗算，此事乃属本派大事，一定得让师父知道。否则一旦责怪下来，你我皆吃罪不起。况闭门练身为期将满，修练已告成功，近来两位老人家，每遇我给他们送饭时，常常给我谈些趣闻，已不象从前那样严肃了。所以此时将五师兄背上‘凌霄天苑’，叩见两位老人家，绝对于修练无妨。”

二人商量已定，遂坐下来匆匆吃了些食物。然后梦娇少女入内，粗略收拾一下，结了个小包裹，背在身上。等她出来时，田震伦已背起他的五师兄明空和尚的尸体，低声道：

“娇妹，咱们要快走一程，寅时前若能赶至‘凌霄天苑’，还可以看到两位老人家演练武林奇学哩……”

嗖！语言未落，他背着死者已飘出数丈之外。梦娇少女应声答好，娇身一跃，平地射出，快如流矢。穿枫林，越古松，一式“入步登空”，又接“流星赶月”，三起三落后，她已和田震伦并肩而行。

田震伦见梦娇妹身法矫捷，快如风驰电掣，禁不住暗自道好。年轻人都有一股子好胜劲儿，他不由的一提丹田真气，左脚尖猛登右脚心，身子一振，忽的飞出十余丈。足不着地，借凌空之势，再以右脚尖复登左脚心，立即又向前射去。

田震伦两脚相互交叠，刹那间一连几次接力，已凌空渡出百十丈，快若电光石火，真是罕见的轻功。这正是武林少见的绝技——“碧涛万顷不落脚”。

他并非有心炫耀自己的奇能，更无意难为他的娇妹妹，这只不过是他的好胜。直待登高数里后，他忽然感觉不对，暗忖：“我怎能和娇妹较脚功呢？……”

心转如电，田震伦立即一沉气，忙将疾射的身形，硬生生的停住，回身后望。“呀！”一声大叫，紧接着一条娇柔温香的玉体，正扑在田震伦的怀里。还有谁？正是他的娇妹妹。

田震伦不期而然的以右臂拦住了梦娇少女的细腰，心中也是一惊！他真没料到，她竟能和自己来了个如影随形，首尾衔接！

他尚在发怔，梦娇两手将他轻轻一推，娇身挣脱臂环，后退三步，一声娇嗔道：“伦哥，我不来了，你学坏，不如过去老实啦。”她说得粉颈低垂，转向侧面，左手按住小鹿般的心口，以右手抚着飘拂的鬓发，一付少女的羞态。

田震伦还是第一次遭受到这种场面。但他却知道，梦娇并非真怒；于是也不加解释，走过去轻轻一拉她的衣袖，说了声：“走吧！”

二人同时晃动身形，双双联疾，直向“凌霄天苑”而来。

他们走的是捷径，既不越香炉峰，也不经遗爱寺；一路跃登悬崖峭壁、绝壑深涧，既惊且险。但在这一对武林英杰的足下，却是如履平地。他们翻身登上“凌霄天苑”，仰望夜空，星转斗移，已是寅巳之交。

“凌霄天苑”，面积数十亩，倚峰靠岭，古树参天。东面

即是香炉峰，峰腰有两个石洞，即是武林二圣无相禅师和绝尘神尼闭门修炼之所。峰麓有三间草堂，为田震伦起居、饮膳之处。堂左有口泉，泉下有鱼池。以剖竹架空，引泉水四流，越草堂注入鱼池。霏霏的雨露，仿佛漫天珍珠游丝，恍入玻璃世界。真是写不出的奇景，描不出的清幽。梦娇少女还是三年前，随其师绝尘神尼涉足此地。直待神尼闭门修炼后，她才就移传峰下的小楼中去练功，时光匆匆，二十，旧地重游，殊多思忆。

这一对年轻人，步入草堂，田震伦刚将明空和尚的尸体放下，但听一声巨响，似来自天际，梦娇少女樱唇方启，那田震伦却一把拉住她，道：“两位老人家已经开始了，我们快到外面去看……”

“看”字刚出口，两人已走出草堂，梦娇少女顺着田震伦的手指望去，但见数十丈高的香炉峰巅，立着一僧一尼。那老僧正是师伯无相禅师，那老尼则是师父绝尘神尼。她连忙跪下，拜了两拜。

忽听一声：“梦娇师侄少礼，和你师兄静立，一旁去看。”

接着又一声：“娇儿起来吧。”

其声不高，细如发丝，但听起来却清清楚楚，亲而又切。这正是武林的绝技——“蚊音蚊语千里传音”。

梦娇辨音知人，前者是师伯所言，后者是师父所语。便从命忽地跃起，高兴万分的向田震伦靠了过去。

此时月游中天，繁星眨眼，香炉峰好似披了一层银装，光华一片。

“武林二圣”一僧一尼，并立峰顶，如同两尊佛像，动也不动的，各自在运气行功。

田震伦和梦娇，并立在峰下一块巨石上，仰首望着两位名满天下的武林巨星，静望着惊天骇俗的奇林演练。

金风拂面，秋意撩人，大地沉寂一片，这时的整个山都幽静极了。

作者就以这个空当儿，来上几笔插叙……

这“武林二圣”一僧一尼，乃是一师所传，“无相禅师”为师兄，主持峨嵋金顶“空净寺”本院；“绝尘神尼”为师妹，主持仙霞顶“悟神庵”。师兄妹二人都是半路出家，且自出家以后，时光飘忽三十年后未见面。

直到三年前的中秋，绝尘神尼突然接到她师兄无相禅师的一封密函，约她于是年九月初九重阳日，在庐山香炉峰相会。同时密函上还概略的写着：一场有关整个武林动乱祸福的契机。绝尘神尼看后大吃一惊！于是她很快处理完庵中之事后，便带着她爱徒田梦娇，星夜赶赴庐山，履践师兄之约。

她师徒走到这庐山香炉峰，那无相禅师率着闭门弟子田震伦，已经先至。

师兄妹三十年不见，红颜已逝，鬓发皆白，回首前尘，恍若隔世，彼此都有时光不能倒流之感，相互“唏嘘”不已！

田震伦和田梦娇，虽是初次见面，但却一见如故。一个是亭亭玉立，一个是玉树琼风，人中之龙。不但都是倚年玉貌，况又是同姓。因而他二人不消半日，已是爱慕互生，情苗萌生了。

三年过后，不知为了什么，一僧一尼竟各自将爱徒带在身边，使两小再不能背着两位老人家携手拦腕，无拘无束的闲游于名山绝景之中了。

两小心中虽不高兴，但谁也不敢明言。这还不说，直到是年十月一日——二圣闭门的前夕，绝尘神尼又命爱徒田梦娇只身搬到山腰里那所小楼中居住。并受命三年闭门之中，她非为迫不得已之事，或相招于她，绝对严禁擅自登峰，田梦娇为此事，还痛哭了一场，但无济于事。

同时，无相禅师也授命田震伦，非经准许，绝不可离峰寸步。后来一僧一尼，看到两个孩子愁眉苦脸的，可怜儿，也感到他俩委屈不小，才特别准许，于每年七夕，由田震伦下峰，探望田梦娇一次。

“武林二圣”为何要这样做？这是个迷。

不过，一僧一尼也说得明白，说他二人年纪尚轻，艺术未成，若不分开，恐有碍各人武功之进修。

究竟这是不是“武林二圣”的初衷？除了他二人外，谁也无从知道。

田震伦和田梦娇，皆是生就的玲珑剔透，两位老人家硬将他二人分开的真正原因何在！

可是两小却都看得出，平素对自己极为宠爱的恩师，自来至香炉峰后，竟逐渐严肃、紧张起来。

至于“武林二圣”闭门修练，究竟练的是那一种绝技奇功？没有人知道，这又是一个迷。当二圣闭门，各人都对自己的爱徒传授了一套功夫，让他们于这三年之中，日以继夜，勤练不辍，于开门时务必练成，不要蹉跎岁月。

田震伦与田梦娇二人各自所受的是哪一套功夫？这又是另外一个迷。

迷——迷——迷——，终于有一天要揭开。

那并立在香炉峰上的“武林二圣”，也恰恰调息行功已满。

只见那无相神师，足不动、身不摇，慢慢地抬起双臂，两手掌阴阳交错，十个梅骨瘦指，哒哒哒……一连十弹，登时从十个指尖上射出十缕细如发丝的紫色光芒来。

那紫色光芒虽然丝细无比，但根根透亮，异常醒目。香炉峰下，仰首凝视的田震伦和田梦娇，都看得真而又切。他二人见状，不由得互望了一眼，面现惊奇之色。

就在两小一瞬之间，那十缕紫色光芒，陡然暴张，直彻云霄，宛如一个伞架，支撑着聊星缀月的伞盖。壮丽极了！

蓦地，那紫色光芒，在迅速地膨胀……膨胀……膨胀……少顷，已由发丝般的精细而竟膨胀成合抱粗的十根紫色巨柱。

忽然那十根紫色巨柱，一阵晃动，就仿佛十八尺天，塌了架的一般，田震伦和田梦娇顿觉天翻地覆，峰动山摇，心神禁不住浮动，耳鸣目眩。

亏得他二人内功根基不弱，各自连忙一鼓丹田，鸣突突……真元直达二重楼，内家正气，骤然并发，将周身穴位，立即对封，才免未晕倒。等他二人收回心神，平息浮动后，再定眼看时，不由得大吃一惊！方才还是星月高辉，银色如缕，而片刻之间，已昏暗一片，星月失其光，万物隐其形，整个的香炉峰完全被笼罩在沉重的紫色气氛之下。附近竹树木石，受紫色环绕，隐隐烁烁，皆改其本来面目，或站或卧，或张牙无爪、或凶恶狰狞，形如鬼怪，状若虎豹蛇龙。使二小触目心惊，止不住怦然心动！

田梦娇见此景状，不知不觉的莲步稍动，移向田震伦，将娇身依偎在他的身旁……

真是变中有变，愈变愈奇。骤然传来那无相神师一声清

啸，如春雷九曲，绕空串鸣。紧接着轰轰隆隆，一连巨响，但见满天飞石，大如屋宇，小似牛羊，从香炉峰巅，纷纷坠下，少说也得掀掉半个峰头！

二小正在惊魂动魄不已，忽听那无相禅师道：“师妹，准备好了……”

接着“呼然”一声，但见一堆庞然巨石，疾向天空飞起，快似流星，一刹，升入云端，小得仅成为一粒黑点了。

“师兄，小妹出手了……”这声音发自绝尘神尼。

语言未落，嘶溜溜——竟从她口中吐出一道水箭，势如白虹贯日，穿出紫色光幕，直向那升起的巨石射去。

梦娇和震伦，目不转睛地看得异常出神。

那巨石快，这水箭更快，遥空望去，宛若白龙促珠。说时迟那时快，“嗞”的声！那巨石已被水箭由下而上，穿心而过。呼然一响，巨石开花，被弄得粉碎散向四方。

“师妹好功夫，这武林失传的绝技——‘水箭穿云二十尺’，总算被你练成了……”

“师兄又在笑我了，小妹这微末之技，如何抵得上你那‘紫阳中气掌’……”语言未落，呼呼呼……一连十三响立即又有十三块巨石首尾相接，形成一串，破空震耳的飞上天际。

嘶溜溜——一道白虹紧接着而起，较前次犹为快速，凌厉绝伦。

眨眼之间，那水箭已追上十三块巨石，嗞嗞嗞……一连微细的响声，如同钉钻豆腐，轻而易举的一十三块巨石，全被穿透而过。只看得两小不禁相视咋舌，惊奇不已！

俄顷，那紫色光幕已经消逝，香炉峰沉寂无声，无相神师

和绝尘神尼，早已无影无踪。

田震伦一拉梦娇，轻声道：“夜凉如水，秋露湿衣，娇妹咱们到草堂内，去恭候两位老人家吧。”梦娇闻声点头，于是二人拉着手，双双进入草堂之中。

咦，谁知一僧一尼，正端坐在两个石墩之上，早已先其而至了。慌得两小倒地就拜，然后起立分站两旁。田震伦还未及开口，那无相禅师已先发问道：“伦儿，你五师兄在何地遇害？”

“在师妹所住的小楼一旁……”。

“啊！”无相禅师闻言，在他那清瘦的脸上，顿现惊愕之色。不过瞬息即逝。寿眉一扬，二目精光四射，向田梦娇望去。

聪明伶俐的梦娇，见状用不着问，躬身言道：“禀师伯，五师兄遭人暗害之时，约在起更之后……”她将经过情形从头至尾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绝尘神尼听梦娇说完，佛然不悦地道：“你五师兄遇害，别说让你替他报仇，就连暗施毒手，挖目留字者是什么模样，你都未能看到……唉！”几句责斥，只说得田梦娇桃腮泛红，凤目含泪，低垂着粉颈，惭愧万分！

田震伦听师叔明显是责师妹，其实他也有份，遂也低着颈，极为尴尬。

草堂内一片沉寂，连二小的心跳都听得清清楚楚。

片刻后，无相禅师吸了口气，似向绝尘神尼，又象是在自言自语的道：“是他……一定是他……晚了……晚了……终于还是我们晚了一步……”

绝尘神尼沉声截住了他的话，问道：“师兄怎知一定是他？”